

# 象牙梳子



阅览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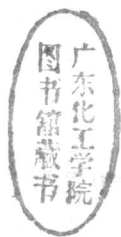
1033-63

133345

709

7213187

# 象牙梳子



越南南方解放出版社

1968

象牙梳子

\*

越南南方解放出版社出版

\*

一九六八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六八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7213187

# 象牙梳子

832

广东化工学院  
图书馆藏

1033-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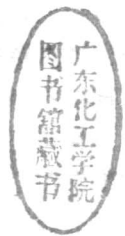
722



1033-63  
1333.45  
709

7213187

# 象牙梳子



越南南方解放出版社

1968

1951

7818187

20.5551

100

子孫萬代



封面、插图：叶明珠

## 出版者的話

在越南南方这块坚强的土地上，二十多年来一直响彻反对侵略者——过去是法国殖民者，今天是帝国主义阵营的魁首，人类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枪声。

越南远离美国将近半个地球，越南人民从来没有碰过美国，可是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头头们却把血淋淋的黑手伸到这里来。它们派遣了近五十萬美国兵、操纵了七十萬伪军和仆从军、使用了成千亿美元和无数的炸弹、施展了最恶毒的阴谋，妄图扑灭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烈火。美国侵略军和雇佣军每天到处“扫荡”，杀人放火，连老人、妇女和儿童也杀害；美国飞机投下重磅炸弹、珠子弹、凝固汽油弹、化学毒药来毁灭村庄、破坏树木庄稼。它们还用刺刀和枪柄，逼迫广大农民抛棄自己的田园到所谓“战略村”的集中营里过牛马生活。但，它们的炸弹的威力和一切罪恶阴谋都不能消灭越南南方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意志。面对残暴的敌人，越南南方人民深深地懂得，拿起枪杆子战斗是唯一的生存道路。

越南南方人民不分年龄、政治倾向、宗教、民族，都各尽所能，踊跃投入抗美救国的抗战事业中；从使用

簡陋的板桩坑到使用奪自美軍的新式槍械，從罷工、罷課到母親們、姐妹們的示威游行，各種鬥爭都打擊着敵人。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的旗幟下，投入各種鬥爭的普遍的人們正証明着：当代一个光焰无际的真理：一个民族——即使是小民族，只要團結一致，決心不當奴隸，而且有着英明正確的領導，又得到世界人民的全力支持，那么，这个民族就可以打敗任何一个侵略者，求得解放。

这本越南南方作家的短篇小說集相当充分和生动地表現了这一真理。

本社編选这个短篇小說集，並譯成外文出版，向国外讀者郑重推荐。

越南南方解放出版社

## 目 次

|             |             |
|-------------|-------------|
| 兒 子.....    | 英 德 ( 11 )  |
| 故乡的土地.....  | 英 德 ( 27 )  |
| 烏林老人的梦..... | 英 德 ( 43 )  |
| 越过諸勒山.....  | 江 南 ( 63 )  |
| 沙努林.....    | 阮忠誠 ( 81 )  |
| 象牙梳子.....   | 阮 創 ( 109 ) |
| 土 地.....    | 南 河 ( 131 ) |







## 儿 子

英 德

深夜，三叔两口子还没睡。三叔年近四十了，三婶比他小两三岁。三叔靠着柱子坐在地下的席子上，两腿伸直。两口子坐了很久，谁也没有说话。蓦然间三叔在席子上捶了一拳，说：

“就这样，我已经决定了！”

三婶仍然一声不吭。淚珠兒突然從眼角涌出。哨所那边不时传来“砰砰”的枪声。在“战略村”里，人们对枪声听多了，也就习惯了，所以三叔两口子并不怎么留意。在漫无目的的射击停止而三叔两口子又静默无言的时候，可以听见睡在竹榻上的年方十七的阿忠的均匀的鼾声。忽然，三叔曲起双腿，伸个懒腰站起来，走近木板床。三婶赶忙站起来跟着，小声地问：

“那你打算啥时候让孩子走呢？”

“说不定。可是也不会太久了。等我跟老四商量一下，哪天晚上轮到他站岗就让孩子走！”

“天呀……”三婶脱口叫了起来。

“什么天呀地呀！妇道人家眼淚就是来得快。我問你，难道叫阿忠留在这兒，让他们抓去当兵，你才高兴

嗎？”

三孀愣愣地站着，涌出的淚水沾湿了揩淚的手背。她知道丈夫的脾氣，他決定了要做什么事是很难拦阻的。

半个月之前，三叔把孩子的事兒提出来跟三孀商量，他說，再也不能让阿忠留在“战略村”里了，要想法把孩子送到外面去。三孀問到底要让孩子到哪兒去？三叔貼近她的耳朵說“到解放区去！”三叔还曾这样对她說：“对誰也不能說，教他們知道了就糟啦，就是小忠也先別对他說，以后让我来告訴他。你只管給他准备准备，衣服要是破烂了就給他补一补，家里存的那两百块錢別动用，让孩子随身带去。咱們家只有他一个……这我知道，可我已经想透啦。这小子长得結实，又快到当兵年齡，象一块香餌摆在敌人眼前，早晚他們是会吞嚥的……所以，咱們要先作好安排。让他去跟弟兄們一起，他会成人的。他一定要扛枪，但这枪要朝着禍国殃民的那些家伙的脑袋开，这样就是他死了我也甘心。”

三孀开始听丈夫講这件事时的确吓了一跳。在这滿是兇恶的豺狼的“战略村”里，听到这样的话怎不教人吃惊呢。可是經反复思考，她又覺得丈夫說得对。他們两口子結婚已經多年了，只生下这个小子，今年十七岁，敌人早晚要把他抓走，事情是明摆着的，难道能等人家来抓嗎？不过，虽然明知道丈夫講得对，三孀心里也老是难过和不安。这些天她总失眠，一躺下就想起十七年前的一个晚上她怎样生下孩子、孩子怎样呱呱啼哭

的情景。那天晚上，是一个卫国軍<sup>①</sup>的护士在法軍新建哨所的枪声中給她接生的，連孩子的尿布也是部队送給的。那时候，三孀两口子剛摆脱当长工的生活，他們穿的还是用麻袋縫制的衣服。生下孩子的第二年，革命政权分給他們两口子两亩地，從此生活有了起色，他們把孩子养大了。

三个月前的一天，在敌人的刺刀下，三孀擦着眼淚离开了心爱的土地。当时有个坏蛋爬上她家的屋頂要拆房子，被三叔拉住腿拽倒在地上，那家伙用枪托打了三叔四下，把三叔打得不省人事。随后他們一家人就被赶进了“战略村”。在这个“战略村”里，他們一家人过着囚徒般的生活。平日苦难的威胁不必說了，今天他們又担心兒子被敌人抓去，这种危險对三孀两口子來說的确是很可怕的，虽然这不是可以杀害他們的尖刀、枪彈，但它却折磨撕裂着他們两口子的心。

“是革命給了咱們土地咱們才能养大小忠的。現在难道让敌人抓小忠去当兵，把枪口朝向革命嗎？难道这样来对待革命嗎？”

丈夫常常这样說，三孀從來沒有反駁过丈夫的意見。近一星期来，三孀暗中給兒子做着出走的准备，但她內心总感到痛苦。母亲要离开自己亲生的孩子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重逢，这种痛苦是难免的。

三叔已在木板床上呼嚕呼嚕地打起鼾来了。三孀躺

---

① 越南人民軍的舊稱。——譯者註

在孩子身旁，眼睛直瞪瞪地老不能合上，她坐起来，在灯光下，望着酣睡中的孩子。天热，小忠光着身，鼾声均匀有力。趁孩子正酣睡着，三嬸輕輕地托起他的胳膊捏了捏，多么結实的手臂呵，他已從一个小孩長成一个健壯的青年了！把孩子的胳膊輕輕放下之后，三嬸從竹榻角把針綫筐籬拿过来，又站起身把灯拿近跟前，坐下給兒子繼續补那件破上衣。她穿着針，淚水流湿了臉頰。在这丈夫和孩子都睡熟了的深夜，她独自哭了一會兒。“民卫队”不时“砰砰”的打着枪，村街上和屋檐下，不断地傳來四出搜查和刺探情况的伪公安人員的咯噔咯噔的鞋声。村里人家一片靜寂。“战略村”的寂靜和一般村庄的寂靜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一种叫人毛骨悚然的、強制的和阴暗的寂靜。四个哨所照射出来的四道灯光活象魔鬼的眼睛，鐵絲網的倒影隱隱約約地映現在深壕的水面上。

\*

“我要跟你講的事就是这样。你看能不能去？”

三叔把事情講給孩子听了之后，这样問道。

小忠坐着一語不发，只是对他爹看了看。三叔見兒子不搭腔，就接着問：

“怎么啦，是不是害怕了，不敢去？”

小忠唰地站起来，眼睛不看他爸爸：

“我才不怕呢！您所講的我也想过了，我正想走